

老猫◎著

773

悬念系列丛书

天天天黑

Tian
tian
tian
Hei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773 悬念系列

天天天黑

老猫◎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天天黑/老猫 著.—哈尔滨:北方文艺出版社,2004.9
(773 悬念系列丛书)

ISBN 7-5317-1722-0

I.天… II.老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95410 号

773 悬念系列丛书

天天天黑

作 者/老猫

责任编辑/梁志民 李庭军

出版发行/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/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

网 址/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/150020

电子信箱/bfwy@bfwy.com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印 刷/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/880X1230 1/32

印 张/7.75

字 数/160 千字

版 次/2004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/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/1-15000

定 价/18.00 元

书 号/ISBN 7-5317-1722-0/I·1615



老猫，作家，传媒人。

主要作品有：随笔集《生于一九六X年》，
《城市的性别》，《谣言不问出处》，《闲人的眼神》。

小说集：《优雅与恐惧》。

长篇小说：《城市从此开始》，《闲人的爱情》，《天天天黑》。

以及中篇小说多部。

到目前为止，其他署名“老猫”的书籍均非本人所作。

责任编辑：梁志民·李庭军

封面设计：耀午书装 010-84473188

773悬念系列丛书



丛书策划：有容文化

投稿邮箱：email: qqs773@126.com

网 址：www.qqs773.com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上部

赵涤青之不解之谜

第一章 酒

我们办公的阳光 2000 写字楼楼高 38 层，曾经是城市最显眼的建筑。说曾经，是因为在我们公司搬到这里来以后才三年，窗子对面便又起了一座更高的楼，大概有 70 层吧——反正谁都没仔细数过。那栋未来时代大厦，号称是商务区的标志性建筑。它建起来以后，就把我的光线完全遮挡了。

本来我是可以透过自己的窗玻璃看到外面的锦绣大地，看到蜿蜒流过城区的河流，还有河流对岸那一片高级住宅区的。可现在我只能看到两栋楼之间一块狭小的花园，里

Tian
tian
tian
Hei

面的亭台楼阁和长椅像积木一样摆放着，还有就是未来时代的窗子——那些窗子毫无生气地排列，缺乏变化，目光一瞧过去就立刻反弹回来。一过下午两点，我的办公室里就必须开灯。我们这栋曾经令人感到自豪的大楼，所谓的新世纪的阳光建筑，完全被覆盖在那座城市新欢的阴影之中。

为这件事情，我们总经理汪平着急上火了两个星期。我的公司是著名的主流金融集团，有着数不清的投资项目，阳光被遮挡，除了办公不方便以外，公司的形象也受到很大影响。为此，汪平找到物业交涉，但物业表示没有办法。城市规划就是这么不合理，楼已经盖起来了又不能拆，只能认帐。汪平咽不下这口气，便和人家商量降低租金。但对方强硬地表示，这里寸土寸金，租金不仅不可能降，还有可能要涨呢。这时候大家才意识到把这里选为办公地址是一个错误。

不过这些事情我并不关心，我只是老老实实地上班，拿我的工钱，当我的白领。所以，我经常看着汪平跑来跑去，心情却平静而漠然。我不爱和别人交流，我的话并不多，在下午两点阳光被遮挡住以前，我都沉默得像一块金子。他们大概就是看上了我这一点，让我当了董秘。一般董秘都是由伶俐的漂亮女人来当，但我们公司例外。据说我们的董事长对异性过敏，平时连老婆都不沾。他的老婆胖大魁梧，把他折磨的得了糖尿病。其实我对他们为什么要一个男人当董秘也不关心，让我当我就当，这份工作位置重要却不须担太多责任，我很满意。

可我有个毛病大家都不知道，那就是我酗酒。如果不需要加班，我就一定会找到一个角落，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。

我喝酒也和别人不一样,我不喜欢和大家一起喝,我只爱单独地坐在酒吧里,周围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,然后我就喝红方、黑方、伏特加、杜松子、金酒、朗姆酒……往往是一杯接着一杯,五颜六色地喝得很凶,就这样喝上四五个小时。再以后,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当阳光被遮挡的时候,我的心就已经向往酒杯了。所以,那个时候我的话会多一些,人也会变得快乐些。我知道,我生命中属于别人的一天就要结束,而属于我自己的一天行将开始。

“你是一个称职的秘书。”汪平曾经不止一次地对我说,他喜欢巴结我,这我知道。董事长老刘单独向我安排工作的时候,总会很随意地问一些公司的日常状况,如果我向董事长说些什么,那会直接影响到总经理的前程。所以现在他就走进我的办公室,对我说:“实在是没办法,可我也不能让你受委屈。这样吧,我们换一下办公室,你到我那边去,这样你的阳光就不会被挡住了。”

我们的办公平台一共分两层。低级的员工都在下面那一层大平面,而像我这样的高级白领则很荣幸地上到了二楼——这一层被分成许多不相通的办公室,通过一个客厅连接起来。右侧最大的一间,面积占到这一层的三分之二,是老总的办公室,我和总经理以及副总们分别很委琐地盘踞在周边的小屋中。办公面积就是身份。下面的员工对楼上的人都是高山仰止,而我们,则对中间那间经常无声无息的大房敬畏有加。

老刘之所以要把办公室搞得规模巨大,除了要体现金融投资公司的派头以外,最主要的是他在办公室里修建了

Tian
tian
Hei

一个迷你高尔夫球场。这个球场周围还布置了一些绿色植物。他在办公室练球的原因也很简单，就是他的球太臭。这位在金融圈呼风唤雨的老总经常在球场上被人耻笑，他当然要给自己定一个提高水准的目标。

可惜的是，球场建起来了，他的球技却仍无长进。

公司平时的人并不多，所以二楼显得有些空旷寂静。有时候，我能听到饮水机压缩机的启动声，有时候，我还能听到电脑风扇突然运转和木地板的悄然开裂。

我们刚刚入住阳光 2000 的时候，汪平也主动和我调换了房间。我的房间方向朝阳，是因为他固执地把阳光让给我，自己抢先搬到了阴面，现在呢，阴面反而更像阳面了。所以，他讨好地建议我们再把房间换过来。

我说：“谢谢您的好意。我是一个秘书，怎么能和总经理换办公室？您这不是要砸我的饭碗吗？阴暗不会影响我工作的，请您放心。”

要是他十分钟前和我说话，我只能回答他：“不用了，谢谢。”而现在我跟他说他可这么多，完全是因为阳光正在消失，我喜欢的阴影正从玻璃的一侧蔓延开来。但汪平不知道我心情愉快的原因，他一定是认为我在感激他。于是，他很得意地跟我抱怨了几句自己的苦恼，就兴高采烈地走了出去。

他走了我就清净了。我松了口气，开始打量对面的窗子。对面那些更高档的办公室已经有公司入住了，所以一些窗子也有了变化，比如有不同颜色的窗帘了，比如有了一些绿色的植物。当然，我还能看到我低的楼层里的人——两栋大楼挨得如此之近，不可能不引发人的窥视欲望，为这

个，我的抽屉里已经准备好了一副能放大五十倍的双筒望远镜。不过我看别人，对面楼高层上的人也有可能看到我，没准有一个和我同样无所事事的家伙，正盯着我想：“这小子怎么这样鬼鬼祟祟的？”

我穿的是一件乳白色的西装，我很不喜欢这个颜色，这衣服是我在公司的年终晚会上抽奖得的。昨天晚上我喝得实在太多了，结果把我那件黑色的西服吐得一塌糊涂，今天只好把它送到干洗店，匆忙之中我才想起，我的几件西服都在干洗店洗着，取不出来，所以我只好穿这件白西装，这让我看上去像个三十年代的上海小开。

没关系，西服的颜色并不影响我迎接阴影的好心情。我仔细品味着对面的窗子，努力想看清楚里面的人。

很快，我的目光就被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吸引。首先吸引我的是她的面庞，真是魔鬼一样的靓丽容貌，她的身体我则很难瞧清楚，因为她是坐在那里。另外吸引我的还有她的衣着。现在还是个乍暖还寒的时节，可她却穿着夏天女人才穿的裙装，而她的窗子还开着。

这个女人正优雅地在电脑上敲字，她的头发闪烁着古铜色的光芒。她好像在寻找什么文件，一会儿眉头紧皱，一会儿又念叨着什么。她非常可爱，不由得让我羡慕起对面楼上的人来。一个公司如果有这样一个女孩，那么这个公司一定是活色生香，上班能够上得赏心悦目。

我站起来，开始从下往上数她在第几层。可那些千篇一律的窗子让人的眼睛很快就花了，数着数着我就数串了行，只好重新数。第二遍数上来的时候我直犯傻，因为那个女人和她的窗子一同消失——换句话说，她把窗子关上了，这样，她的窗子，就立刻隐没在无数同样的窗子中。

Tian
tian
Hei

我立刻打开抽屉拿出望远镜来，仔细瞄着对面，希望能透过玻璃再看到那个女人。可惜，望远镜只能放大目标，却没有透视功能。玻璃里面都黑黢黢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我沮丧地坐回自己的座位上，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。这个时候是下午两点四十七分，离下班大约还有两个半小时。阴影正好完全遮盖了我的桌面。

为了打发百无聊赖的时光，我开始在网上查找未来时代大厦的电话号码，然后拨通了他们的销售部。接电话的是一个小姑娘。我口气很大地问她，十层到十五层还有多少平方的面积空着。小姑娘回答：“总共有 6000 多平方米。请问先生您是哪个公司？”

我没有回答小姑娘的问题，而是继续问：“那么，有没有什么公司已经住了进去？”

“有一家法国的银行办事处在十一层。”女孩说，“还有一家金融公司即将入驻，不过，我们不能透露他们的信息。”

我得意起来，知道公司的名字就好找人了。我看了一眼对面的楼，继续盘问她：“我想要能开窗的办公室，因为我抽烟抽得很凶。你们有吗？”

“对不起先生，我们的窗子设计都是无法开启的，因为高层写字楼容易出现意外，我们设计时统一要求不能开窗。不过每扇窗子上面都有可以打开的换气窗，屋子里也有换气的系统。我保证您抽完烟后一分钟内空气就会又新鲜如常。”

简直是一派胡言。不开窗就不出意外了吗？我想，我们这栋楼就是可以开窗的，但从来没有出过任何意外。

更何况那个女孩是在开着的窗子里，这让我觉得自己

见了鬼。

女孩继续在电话里说：“先生，您有兴趣吗？您是否可以留下联系方式，或者直接到我们这里来看看……”

我挂断电话，重新走到窗前，看着对面的大楼。所有的窗子都紧紧地关着，如同死一般沉寂。

黄昏，我依旧是独自徜徉在大街上。我没有兄弟姐妹，父母都生活在遥远的北方。当然，我也没有妻子和女友。我只是一个形单影只却比较富有的单身男人。别人想起我这样的人，第一印象肯定是生活丰富浪漫，甚至可能为害一方，但实际上我非常老实，老实到让我自己都觉得奇怪。比如今天，我就在一家火锅店要了个辣火锅，慢条斯理地吃了两个小时，然后出门招了一辆出租车，去我每天都要去“坐班”的地方。我的车开得很好，但我不像其他高级职员一样喜欢开着好车招摇过市。我几乎从不开车，我认为开车简直是对身份的蔑视和侮辱。即使是在公司公干，我也是叫司机开车接送，这个习惯和老总相同。我想，人在生活中总要有有些派头，不开车就是其中一种。

我的生活富有规律而且决不过界，我只是有喝酒这种特殊的嗜好而已。在车上我还想：“这样有趣吗？”我看着车窗外面在夜幕中渐渐生动起来的都市，叹了一口气。管它呢，人生如同牌局，我只是要按自己的牌理出牌。

“百花露”酒吧就在城市边缘的一块空地上，这里人迹稀少，不会像城里的酒吧那样喧闹，甚至还会有流莺出现，让人不能专心致志地享受品饮之乐。这个酒吧座落在葵花街，这本身就是一条安静的街，“百花露”更是寂静得仿佛天堂一样。我进去的时候，老板正在柜台后指挥小工调鸡尾

天天大醉

酒，酒吧只在临窗的一角坐了一对恋人。我选择离那对男女最远的一个桌子坐下，向着老板打了个手势。

老板转头看见了我，于是他亲自端过来八杯各种颜色的烈酒，外加一桶冰块、五听汤力水。这是我的老规矩——这堆酒是我每晚的第一轮，大概要喝两小时。如果是周末我会喝三轮，但大多数时间只喝两轮。如果我喝醉了，老板会把我抬到出租车上，多给司机五十块钱让人把我送回家。我的地址——无论是住家还是公司，都记在他的笔记本上——也不知道这个城市有多少出租车司机认识我这个醉鬼的家——当然，我还有一张信用卡存在老板的柜上，每天凌晨我走的时候，老板那个美丽的太太都会欢天喜地在POSS机上把我的卡划掉。我相信，到了月底和银行结帐的时候，累计起来的数字足以抵消我给他们带来的辛苦。

今天老板的脸色有点灰暗，我猜那是昨天晚上让我给害了。昨天我挺高兴，就在他这里一直喝到后半夜三点半。这已经大大超过他的忍受极限，因为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在喝，而且我把他这里弄得一片狼籍。想来把我鼓捣回家以后，他又和太太小工收拾了半天，这样他就几乎没时间睡觉了。

他把酒放在我面前，然后从托盘上拿起自己的茶杯，坐到了我的对面，跟我商量道：“今天少喝点吧。”

我边往杯子里倒汤力水，边问他：“为什么？”

他没有说为什么，只是略微带点忧郁地瞧着我。看我喝完了第一杯他才说：“你这样喝下去脑子会出问题的。”

“不会。”我说，“我脑子好使得很，比大多数人都好使。”

“你会看见一些奇怪的东西是吗？”他又说。

我停下来，仔细地盯着老板的眼睛。那双眼睛里幽幽地



泛着光芒。

“昨天送你回家的出租车司机，把你送走后又回来了。他告诉我，你指挥他开到了一家洗衣店，把自己穿的西服给洗了。你把西服送进去洗的时候健步如飞，根本就不像喝多了酒的样子。”

“这有什么不正常吗？”我努力回忆了一下，实在是回忆不出昨天晚上回家的过程。其实一般人喝高了的时候，做事情都很清醒，但睡过一觉以后就会出现记忆缺失，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。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。比如现在，我只知道自己回家了，西服拿去洗了，但怎么做的却一点都记不得。记不得就算了，又不是什么大事。

老板说：“不正常的并不是你，而是那个洗衣店。那里并没有洗衣店的，司机说那里本来是我的酒吧。你指挥司机在马路上了拐了好几个弯，又回到我们这条街上。你大摇大摆地下车，把衣服脱了就进了洗衣店。当时司机在车里看得目瞪口呆，明明二十分钟前还是‘百花露’的招牌，却顷刻之间变成了‘绿缘’洗衣店。他把你送回家后又折了回来，看到的还是‘百花露’酒吧，于是进来和我说了整个过程。我也觉得很古怪。”

我嘿嘿地笑了起来。我对老板说：“你可真会编故事。你这么说就是为了让让我少喝两杯，你好早点睡觉。”

老板说：“洗衣服总得有收据吧？”

我想想，收据好像就在我的皮包里。我把包拿过来，翻了半天，终于找出了那张粉红色的收条，上面写着的是今天的日期：4月17日，还清楚地标明了洗衣店的地址：葵花街9765号。

我沉默了。这个地址我太熟悉了，这是“百花露”酒吧的

Tian
tian
tian
Hei

地址。我有点吃惊,然后就听到我喉咙里发出了轻微却古怪的声音。

窗前的那对男女一直在低头嘀咕着什么,但又根本听不到声音。而我这轻微的一哼却惊动了他们。他们扭转过脸来,认真地打量着我。这一瞬间,我注意到那个男的鼻头上有个痞子,这让他像个丑角。

我出声音并不是因为惊恐,也不是因为事出蹊跷让自己想不通。我出声音是因为我想到,我可能永远拿不回我的西服了。我现在身上的这身乳白色西装,日常还能应付,但在正规的董事会会议上就会显得很端庄。我必须在明天天亮以前买新的西服,或者找回我送到那个根本就不存在的洗衣店里的西服。

我对老板说:“我今天必须喝第三轮。我需要喝大。”

老板有点失望地站起身来,他叹了口气,回到他的柜台去了。

酒是好东西。我边喝边想。不同的酒有不同的作用,喝国产的白酒,会有一种慢慢让人漂浮的感觉,而喝洋酒,则让人越喝越感觉出身体的重量,每一口、每一杯洋酒都如同石头那样冰冷而瓷实。我并不喜欢那些五颜六色、名称稀奇古怪的鸡尾酒,那些东西外表华丽,但总是弥漫着一股不纯正的感觉,仿佛是衣着光鲜的女明星,看着让人垂涎欲滴,但真要把她弄到手,还真得有股不怕脏不怕累的劲头。我只喜欢醇的酒,没有杂色,味道浓烈。我要各种各样的醇酒,把它们依次喝下去。如果要混合,也要它们在我的胃中混合,我愿意先享受酒的纯洁,然后再享受它的邪恶。

“百花露”酒吧里的灯光渐渐昏暗起来，那对小男女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消失了，老板在音响里放起了低沉悠扬的背景音乐。这样的环境是我最喜欢的。我不记得我到底喝了多少杯，我只记得中间老板走过来两次，给我端酒。我感觉身体在下坠，而思想却在上升。我仿佛浮到空中，俯视着整个酒吧间。我看到一个孤独的、衣食不愁的男人，正斜斜地倚在酒吧的桌前，如饮甘露一般，把那些酒顺畅而熟练地喝下去，喝得叫人乍舌，也喝得我心中暗自得意。他真厉害，他是生活在酒精中的生物，他在依靠酒发酵自己——每天，这个男人都要有酒精来灌溉，这样他才能保持他的优越感、他的自尊，还有他的聪明和敏捷。

我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我的头顶爬过，便抬头看看酒吧的天花板。这个酒吧装修得古色古香，天花板是完全按照旧式的房屋修建的，有纵横交错的木梁，没有油漆，散发着木头独有的味道。由于灯光昏暗，我不能看清楚细节，我只看到那个孤独的饮者巨大的身影在天花上轻微地晃动，我还看到了蜘蛛网。肯定，这个天花板从建成以来就没有人收拾过，上面落满了灰尘。接着，我就看到了那个在天花上爬动的东西，那是一只迷路的蚂蚁。它在上面东游西窜，找不到正确的方向，只是在灰尘上留下自己的脚印。它只知道向前，一直向前，发现不对的时候停下来，考虑一下，再向右。它的右边是房梁的背面——但很快它又爬了出来。它是在围绕着一个圆柱形的物体转圈，不过它并不知道自己是原地踏步。它肯定是以为，自己走了很多的路，只是这条路永远看不到尽头。

接着，我看到天花板上的影子剧烈地抖动了一下。那个喝酒的男人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。他已经被浇透了，他现在

要找出那家干洗店，找回自己的西服。

我走出“百花露”酒吧，胳膊上搭着白色的西服，手里拿着包。我什么都没拉下，我喝完酒后脑子清醒得出奇，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看看酒吧的门牌号码。没错，就是葵花街 9765。

我刚确认了门牌上的号码，酒吧的灯就立刻黑掉了。老板已经被我拖垮，他再也扛不住了，必须去睡觉。

我叫了一辆出租车，上去后对司机说：“我去葵花街 9765 号。”

司机看了我一眼，没有说话。他把汽车开到路口，右转，走到下一个红绿灯再右转，然后过了一座桥，第三次右转，这就到了葵花街。我们城市的出租车都是些便宜货，很轻，甚至还没有我有分量——我喝完酒以后是很沉的。现在，这只穿行在城市里的小蚂蚁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。我让司机把汽车停在路边，打开灯——借助着微弱的灯光我从包里找出了那张洗衣收据。我蛮有把握地认为，只要我一走下汽车，就能看到洗衣店。

可是我错了。我迷茫地站在马路边，看着周围黑茫茫的一片。整个葵花街死一般寂静。没有“绿缘”洗衣店，也没有“百花露”酒吧。那里好像是一片树林，反正什么有光亮的东西都没有。

我是真的有点糊涂了，我疑惑地看看出租车，那个司机也悠闲地瞧着我。他肯定是在为我走了冤枉路而幸灾乐祸。